

！

周邦彦词作鉴赏

词作于词人元祐八年（1093）调知溧水后三年

间，是一首诉说相思怀人的作品。全词由景及情，抒情由隐而显，人的心理描绘极为细致周到。词中怀人，层层深入，有时用对照手法，从双方写来，层次极为清楚。

· 1452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上片写景，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徘徊于池上，离意中人居处不远，却无法接近。“新绿小池塘”，谓池水新涨；“绿”为水色，此宅院中的小池。首句颇得静雅之趣。转到下两句，仍写池水，而静中见动。帘影映入水中，风摇影动，加以水面折光，便成碎影，再着斜阳返照，浮光跃金，景色奇丽。不仅体物尽态极妍，且隐含人情。

“羨”字所领四句，蕴含在景中的情感略有显露。燕子在旧年筑过巢的屋梁上又来筑巢；土花在前番生过的墙上又生了出来。主人公所以“羨”此二物，是因它们能隔年重临故处，而对比自己此时不能重续旧欢，有人不如物之慨，是为触景生情。这四句形式属“带逗对”，词序略有挪移，即以“土花”对“金屋”，尤觉工稳。

“绣阁里，凤帏深几许”，问句，便觉一往情深。

“听得理丝簧”即是池上所闻。以下四句写“丝簧”似是以琴者传情。那声音象怕误了佳期芳信，满怀幽怨无处倾诉，故“欲说又休”；本应对酒当歌，但怕近酒，故又“未歌先咽”。词情暗由己思人转为写人思己。

换头三句，悬想伊人晚妆停当，待月西厢，正在

· 1453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思念、盼望自己。“待月”二字表明与上片所写“斜阳”已有一段时间间隔，但仍从对方落笔，词意与上片相续。不作“遥想”而径写“遥知”，概说心意相通之情。丝簧可闻的地方著一“遥”字，又表现出咫尺天涯之感。明知她待月西厢，却无法赴会，是一苦，连梦魂也不得去她身边，便更苦了。

紧接便是长长一句：“问何时说与，佳音密耗，寄将秦镜，偷换韩香？”东汉秦嘉出为吏，其妻徐淑因病不能随行，嘉乃寄赠明镜、宝钗等物以慰之，此乃“秦镜”出典；晋贾充之女私慕韩寿，窃御赐异香赠寿，充知其事，即以女妻之，此即“韩香”的出典。这四句意思是在封建礼教禁锢下的情侣发自内心的呼声，它将词情又推进一层。末句就喊出内心呼声：“天便教人。霎时厮见何妨！”似乎从中作梗，

使有情人不得相会的，乃是苍天，不尤人而怨天，可见怨极；要求“霎时厮见”，又见渴望之急；便“霎时厮见”，于事何补，又见情痴。如此一问，引出至情至性之思。

此词一起以景，极清丽，而又突然转折；一结以情，极朴厚而又干净利落。整首词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，读来既明快又饶有情致，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。

· 1454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忆 旧 游

周邦彦

记愁横浅黛，

泪洗红铅，

门掩秋宵。

坠叶惊离思，

听寒螀夜泣，

乱雨潇潇。

凤钗半脱云鬓，

窗影烛光摇。

渐暗竹敲凉，

疏萤照晚，

两地魂消。

迢迢。问音信，

道径底花阴，

· 1455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时认鸣镳。

也拟临朱户，

叹因郎憔悴，

羞见郎招。

旧巢更有新燕，

杨柳拂河桥。

但满目京尘，

东风竟日吹露桃。

周邦彦词作鉴赏

此乃怀人之作。上片前八句回忆故地秋宵临别情

景，回忆是虚，情景为实，虚中有实。歇拍三句为京

华相思现境，是实，但遥想至两地消魂，则实中有

虚。换头七句由已及彼，从音书相问道出女子的相思

情景，其非眼前是虚，其情其境则实。结笔四句翻回

京华现境，又由虚返实。全词将往夕与现实，彼地与

此地，实写与虚写，融为一体，浑化无迹，造成盘旋

错综的意脉结构和深沉幽远的意境。全词用典泱泱沦

· 1456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肌而不著痕迹，声情与词情妙合为一体，显示出非凡

的艺术功力。

“记愁横浅黛，泪洗红铅，门掩秋宵。”劈头一个“记”字，起笔便突出了词人记忆常新之深情，从而领出临行前与情人话别的那番情景。情人愁锁眉黛，泪洗脂粉。门掩着，两人相对，千言万语归于无言，默默出神。那秋夜，格外静。“坠叶惊离思，听寒夜泣，乱雨潇潇。”只听得秋叶坠地之声，寒蝉凄厉之泣，遂把愁人从默默出神之中惊醒。满天乱雨潇潇，更撩起无穷的离愁的别绪。“离思”之“思，名词，念去声。寒，即寒蝉。“凤钗半脱去鬟，窗影烛光摇。”鬓边凤钗已半脱，则情人临歧抱泣之状可以想见。烛光摇动窗影，也刺激着词人锐感的心灵。在古诗词中，剪烛西窗乃团圆之传统象征。可是眼前这窗影烛光，却成为远别长离的见证，此情此景，叫人如何忘得了。“渐暗竹敲凉，疏萤照晚，两地魂消。”歇拍这三句，将词境从深沉的回忆之中轻轻收回到现在。渐，宋时口语，犹言正、正是，“渐”字领此四言三句。两地魂消，化用江淹《别赋》：“黯然销魂者，唯别而已矣。此时，正夜色沉沉，凉风敲竹铿然有声，一点流萤划破夜色。静极暗极之夜。正是

· 1457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凄寂之极，深重之极的词人之心。多情锐感的词人，

遥想远方之情人，此时此刻必正是相思入骨，两人异地，一样魂消。末句虽代用《别赋》语，却以虚摹而挽合两地人我双方，词境顿时远意无限。

“迢迢。”换头短韵二字，而意境遥深。它紧承“两地魂消”而来，又引起下边的音信相问，遂将歇拍之想象化为具体，把两地相思情景融为一境。“问音信，道径底花阴，时认鸣镳。”两地相思既深，自会音书相问。情人音书如何？却只好时时来到小径里、花阴下，辨认门外过路的马嘶声。底，宋人口语，犹言里。镳，马勒，指马，鸣镳即马嘶。马嘶不言听而言认，即辨认声音。以视觉之字代听觉，妙。此一细节见得女子对情郎行踪声息之熟悉。富于生活气息和情趣。下边继续诉说。“也拟临朱户，叹因郎憔悴，羞见郎招。”也想到朱门边去候望，可是又自伤憔悴，怕被郎招。这分明是怨其不归的气话。怨之至极，正见得相思之入骨。此二句借用无稹《会真记》里莺莺诗“不为旁人羞不起，为郎憔悴却羞郎”，怨然女子口吻。“旧巢更有新燕，杨柳拂河桥。”又从女子一面写回自己一面。此二句暗用韩偓《香奁集·春昼》诗：“藤垂戟户，柳拂河桥。帘幕燕子，池塘

· 1458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伯劳。”旧巢更来新燕，杨柳又拂河桥，则从彼秋宵

至此春天，别离久矣。显然此词之借用韩诗，是融摄其整个诗意，非一般掇扯古人辞句者可比。“但满目京尘，东风竟日吹露桃”，上句显用陆机《为顾彦先赠妇》诗：“京洛多风尘，素衣化为缁。”下句，暗用李义山《嘲桃》诗：“无赖夭桃面，平明露井东。春风为开了，却拟笑春风。”原来，结笔二句是向女子报以衷情：京华风尘满目，夭桃秾李成天招展，但我心有专属，终不为京尘所染，且不为夭桃所动也。

王国维云，对于清真词，“之字之外，而兼味其音律”。“今其声虽亡，读其词者，犹觉拗怒之中，自饶和婉，曼声促节，繁会相宣，清浊抑扬，辘轳交往。两宋之间，一人而已。”这说是说，清志词虽已不能歌唱，但其文字间所具有的音乐美，在宋词中也是很突出的。本词即体现了这一艺术特色。全词韵脚共九字，声皆高亮。去声由低而高，为高音，尤其名词转折跌荡处多用去声，非去则激不起。同时，句脚颇多连用平声字，声调又有趋向低沉之一负面。全调韵脚，领字与句脚之声律，组合成一部以亮亮之音调为主，以低沉之音为辅的乐章，与整首词中所发抒的高情与离悲妙合一体，相得益彰。

· 1459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琐窗寒

周邦彦

暗柳啼鸦，

单衣伫立，

小帘朱户。

桐花半亩，

静锁一庭愁雨。

洒空阶、夜阑未休，

故人剪烛西窗语。

似楚江暝宿，

风灯零乱，

少年羁旅。

迟暮，嬉游处，

正店舍无烟，

禁城百五，

旗亭唤酒，

付与高阳俦侣。

想东西、桃李自春，

小唇秀靥今在否？

到归时、定有残英，

待客携尊俎。

· 1460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周邦彦词作鉴赏

这首词是叙写羁客思归的名作，全词围绕着一缕思乡忆人的幽思而展开，把作者浓郁的情感寄托在娓娓的叙写中。上片由今日而转入未来，再由未来转入昔日；下片重在写迟暮之年的词人对远方故乡及亲人的怀念。作者采用对比手法和虚实结合法，将内心深处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。

开始先写庭院小帘朱户之地，柳暗桐阴鸦啼之时，单衣佇立独对春雨之事，属对雨起兴。“洒空阶”两句，写从听雨感到孤独。潇潇暮雨，客馆孤灯，更添愁思。于是想起夜雨空阶之时，帘内之地，与故人剪烛西窗之事。歇拍三句，从当前客窗孤独，想到昔年楚江羁旅。少年羁旅与垂老形役，楚江暝宿、风灯零乱和暗柳啼鸦、空阶愁雨，这三句就是拓开一笔，写楚江暝宿之地，风灯零乱之时，少年羁旅之事。是同样的心情和境界。

过片六句，转写当前。这时作者已届迟暮之年，还在京华作客，孤馆春寒，宦况寂寞。这几句写的是禁城店。余嬉游之暮，百五无烟之时，不共高阳俦侣

· 1461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亭酒之事。“想东园”三句，从客舍迟暮，想到故园桃李，梓里美人。久客恋乡，暮年感旧，节日思亲，都是人生极自然的心理活动。这几句专写从故乡东园

之地，桃李花开之时，小唇秀靥何在之事。从故园桃李自春，小唇秀靥安在，设想自己回去后的情况。人已迟暮，春已阑珊，花自零落，在这样情况下，纵然回到故里，情怀仍似客中，只能花下酹酹，聊以排解郁结。这几句着重写东园之地，残英之景，归客携尊俎之事。

此词感情复杂微妙，有对羁旅生活的厌倦，对年华流逝的痛惜，有对家乡的思念，对故友的怀想还有对情人的眷恋，读来千回百转，荡气回肠。

· 1462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西 平 乐

周邦彦

元丰初，予以布衣西上，过天长道中。后四十余年，辛丑正月二十六日，避贼复游故地。感叹岁月，偶成此词。

稚柳苏晴，

故溪歇雨，

川迴未觉春赊。

驼褐寒侵，

正怜初日，

轻阴抵死须遮。

叹事与孤鸿尽去，

身与塘蒲共晚，

争知向此，

征途迢递，
伫立尘沙。
念朱颜翠发，
· 1463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曾到处，
故地使人嗟。
道连三楚，
天低四野，
乔木依前，
临路敲斜重慕想、
东陵晦迹，
彭泽归来，
左右琴书自乐，
松菊相依，
何况风流鬓未华。
多谢故人，
亲驰郑驿，
时倒融尊，
劝此淹留，
共过芳时，
翻令倦客思家。
· 1464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周邦彦词作鉴赏

此词作于词人临终前夕，词中总结了自己的一生，以深沉有力的笔触，描写重经天长道中所见所感所思，刻画出自己垂老羁旅，飘零憔悴的形象，表达出自己在人生旅途上凄然伤痛，怅惘迷茫的情感。

起笔三句写天气的由雨而晴。细雨中，星星柳芽，含着雨珠，忽然映照出放晴的阳光。旧时游过的溪流，水面上，霎时雨花消失了，可是，正月里，辽阔的江北平原上，还感到春意未多。于是逗出下面三句，写气候的冷暖不定。料峭春寒，直透驼褐，正好，初春的太阳出来替人努力驱扫寒气，但是，轻云却拼命地把初日遮住。真是无可奈何。这三句把通常情景委婉写出，描绘老境不堪“叹事与”一句直至歇拍，从天气的阴晴冷暖，变幻不定，转写人生的今昔盛衰，变化无常，情景相衬，转换自然。“事与”句化用杜牧诗“恨如春草多，事逐孤鸿去”（《题安州浮云寺楼》），一笔带过四十余年情事。接入下句“身与塘蒲共晚”。词人夙擅文词，与庾肩吾同；此时年老失官，避兵乱道间奔走还南京不同，故用“身与塘蒲

· 1465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晚”一句，概尽李贺为庾肩吾“作《还自会稽歌》以补其悲”之意，借以自况。运前人成句只添一“尽”

字、“共”字，语省而意丰，可见用典之妙，造语之工。“争知”即怎知，下言此番长途远征，又经此地，凝神独立在风沙中，实出意料。不由人追念起初来时，是以布衣西入都门，求取功名，正当红颜黑发的英年，而今地犹此地，人则已憔悴非复当年，令人无限嗟伤！这八句，领以“叹”字，结以“嗟”字，感喟何其深沉。

换头四句，写眼前景物依旧。天长，位于古代东楚（三楚之一）的南北之交，平野寥廓，四望接天。“乔木依前”，“依前”应上“曾到处，旧时所见乔木尚在；“临路欹斜”，则已非昔日之挺然直立，比喻自己朱颜翠发时曾到此地，今以颓唐暮齿，犹困于途。合时地景物，上下片衔接过渡紧密。“重慕想”领起的五句，“重”，深、甚之意。借说深慕召平、陶潜以表己身出仕的自悔。召平原是秦东陵侯，秦破后，隐迹长安城东，种瓜为生。陶潜曾为彭泽令。他初次出仕为州祭酒，不堪吏职，不久辞职归里，州官召为主簿，亦不就，躬耕自活。这几句主要用陶潜事，写及召平只是陪衬。陶《饮酒》诗也称美“邵生瓜田”的事，言通达知命的人了解荣枯寒暑代谢的至理，就将毫不犹豫地退隐。陶潜引召平为同调，故词

中一并写入。作者仕途不达，宦移南北，晚年又避兵流离，故转生何不早隐之念，从慕想召、陶背面托出。下片两韵九句，续写天长道中所见所感，含意深入一层。

词人饱经了宦海飘泊，神宗、徽宗三朝的剧烈党争，尤其是目击了“多谢故人”六句一韵，一气贯注到收尾，写天长故人殷勤好客，比得上西汉郑当时，郑曾安排车马至郊外迎送宾客；又比得上东汉孔融，融宾客盈门，东度春天，故人的盛意，使老年遭遇乱离的词人感激不已，可是最后，词人反而倍加伤感：“翻令倦客思家！”这结句反跌愈发有力。

词中言志极可注意。词人在自己生命的暮年，同时也是北宋王朝的暮年，深情地尚友着两位古人，一位是亡国后晦迹民间的召平，一位是弃官归隐的陶渊明，这就透露出对当时政治局势的不祥预感，和对几十年政治生涯的厌倦。南宋周密《浩然斋雅谈》卷下记载：“（徽宗）以近者祥瑞沓至，将使播之乐府，命蔡京微叩之，邦彦云：某老矣，颇悔少作！”可见，词中慕想召、陶之志并非虚语。

· 1467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此词言情体物，穷极工巧。作者写情，曲折盘旋，逐层深入，由景物感触而引入情绪，产生联想，

回忆往昔，审视现实，展望未来。展开幻想，把一腔
怅惘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解 语 花

上 元

周邦彦

风销绛蜡，

露浥红莲，

花市光相射。

桂花流瓦。

纤云散，

耿耿素娥欲下。

衣裳淡雅。

看楚女、

纤腰一把。

· 1468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箫鼓喧，

人影参差，

满路飘香麝。

因念都城放夜。

望千门如昼，

嬉笑游冶。

钿车罗帐，

相逢处，
自有暗尘随马，
年光是也，
唯只见、旧情衰谢。
清漏移，飞盖归来，
从舞休歌罢。

· 1469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周邦彦词作鉴赏

此词以精粹的语言，巧妙的构思，不仅写出了地方上元宵佳节的情景，而且联想了京城上元节的盛况，同时抒发了仕途失意、远离京师、抑塞不舒之气。

正月十五，俗名灯节，为是开年的第一个月圆的良宵佳节，所以叫做元夕、元夜。在这个元夜，普天之下，遍地之上，开满了人手制出的“花灯”；这些花把人间装点成为一个无可比拟的美妙神奇的境界。是为“花市光相射”。

“相射”二字即言灯月交辉；又言亿万花灯，攒辉列彩，此映彼照，交互生光；更有那万人空巷、倾城出游、举国腾欢的看灯人。可以说，这句词是全篇的题眼，其余处处皆相和之。

上来八个字领起，“风销绛蜡，露浥红莲”一副

佳联。绛蜡即朱烛，不烦多讲，红莲，批彩灯，宋时彩灯，以莲式最为时兴，诗词中又呼为“红莲”、芙蓉，皆指莲灯。此亦无待多说。“风销”、“露浥”四字，则将彻夜腾欢之意味烘染满纸了。当此之际，人

· 1470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

面灯辉，交互映照，无限风光，尽包于“花市光相射”五个字。

“桂华流瓦”一句，正写初圆之月，下照人间楼屋。“流”字，从《汉书》‘月穆穆以金波’与谢庄赋“素月流天”脱化而来。“桂华”二字用嫦娥之点引出天上仙娥居处，伏下人间倩女妆梳，总为今宵此境设色染。

“纤云散”谓夜空如洗，皓魄倍明。嫦娥碧海青天，终年孤寂，逢引良辰，也不免欲下寰，同分欢乐，“欲下”二字，写尽神情，真有“踟蹰欲动”（东坡语）之态，呼之欲出之神。这不仅加倍烘染人间之美境，而且也巧妙引出人间无数游女。

“衣裳淡雅”一句，正写游女淡淡雅之致与上句“素”相呼应。“梦女”、“纤腰”前冠以“看”，是应元夕观灯之事。

以下用“萧鼓喧”三字略一宕开，而又紧跟“人影”四字。其中参差二字，实为妙绝。灯日辉映下，